

海水天涯  
中国人

王鼎鈞

作品系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海水天涯  
中国人



王鼎鈞

作品系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水天涯中国人 / (美) 王鼎钧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王鼎钧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6074-7

I. ①海…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708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张 红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692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 数 158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 录

牢笼·天井·蚕（代序）... 001

## 第一辑 海水天涯中国人

匆匆行路 ... 008

危城硝烟 ... 032

温柔桃源 ... 056

乱邦孤雏 ... 084

今古沉浮 ... 108

黑白是非 ... 144

天涯待归 ... 168

## 第二辑 看不透的城市

他们开店 ... 197

母子们 ... 212

手相 ... 219

胸像 ... 222

人猿 ... 225

茶话 ... 228

如是我见 ... 242

崔门三记 ... 255

关于月饼 ... 280

怨 ... 291

春至 ... 300

至亲好友 ... 305

单向交通 ... 319

狼嗥声中 ... 332

老奶奶的识见 ... 335

天风近 ... 339

门前雪 ... 343

保险箱 ... 347

那年冬天 ... 354

作者说明 ... 396

## 牢笼·天井·蚕（代序）

### 牢笼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总爱看那一列远山，那山像高墙一样立着，给我的视界画出疆域。据说那些山离我家两百多里呢，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厚的空气，山的质地变薄了、脆了，几乎是半透明的了。

到底并不透明，我看不见山外的景物。

其实，就算没有山，人的目力也看不了那么远。

可是我总是怪那山碍事。怎么能长一对翅膀，飞过那山——那半透明的高墙，看看墙外的世界才好。

多年的朝思暮想之后，我越过那山，到了墙外，放眼望去，远处是另一列山，另一堵高墙。

后来我坐了船，在充满了弹性的海面上望那水天相接的一抹。高墙是不见了，却有一条灰沉沉的缆索围住四周，它强韧、粗暴、阴阳怪气。

我希望船能增加一倍两倍的速度，早些走到缆索的圈外。

我是越过了那缆索，可是缆索之外还有缆索……还有缆索……

一圈一圈的缆索套住了船，任它钻进钻出。

看来尘土云月都是多余的了，不如索性让原先的栅栏圈着，省掉了多少鸡声茅店，人迹板桥！

记得在奔波途中，我看见过这么一个家庭：住在深山里，森林和岩石替他围了个天井。他们世代守住那个巴掌大的方块，充其量不过是把炊烟升到岩顶随风散去，不过是把黄叶扫进溪中，让它流入平原。

那时，风尘仆仆的我们，瘫痪在他们的天井里，掬溪水解渴，望着炊烟喘息。他们全家出来看行人，像是在看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

他们问：那些人究竟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并不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走这么多的路呢？

他们认为，这些男孩子走了这么远的路，怎能长大成人呢？这些女孩子走了这么远的路，以后怎能生儿育女呢？

我们装做没听见，从身旁的荆棘上取下针来，刺破脚

上的水泡，拉紧草鞋，背起沉重的背包，咬一咬牙，又走了。

我们笑那些人活在笼子里。

我们怎知道，人并不能真正走出他的牢笼呢？

## 天井

有些东西是你我视力健全的人看不见的，例如命运。要算命，得找双目失明的专家。

那“瞎先生”怎么说？他掐着手指，翻着眼白，口中一番喃喃之后，断定我长大了不守祖业。

据说，“不守祖业”有两个意思：败家或漂流。于是引起一场争论：是败家好还是漂流好？那年代，有人认为异乡是可怕的地方，世上以自己内室的卧榻最安全，家长留给爱子的，除了产业，可能还有鸦片烟瘾。让孩子躺在那儿随着豆大的灯焰一块儿安安稳稳地消耗吧！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安排。另一个极端则是，为什么让祖传老屋的灰尘把你埋在底下？男儿志在四方，蛇伏在树洞里永远是蛇……

争论未定，时代就用挤牙膏的方法把我挤出来。从此无家，有走不完的路。路呀，你这用泪水和汗水浸泡的刑



具！我终生量不出你的长度来。征人的脚已磨成肉粉，你也不肯缩短一尺！

走着走着，一个同伴，对美术特别有兴趣的，发现了命运对我的嘲弄。“你的腿为什么这样长？你下肢的长度和上身的长度离标准比例太远了。难怪你迈步比别人吃力，每天你总是第一个先累倒！像你这样的体型，应该永远守着你的天井……”

那一阵子，我忽然觉得我好喜欢天井。

直到有一天，头顶上炮弹的炮片成伞，人人伏地把身体贴得很薄，一个通晓相法的老兵安慰我：“你不会死。”为什么？“你的罪还没有受完。”为什么？“你的腿很长，注定了还要走很多路，很远很远的路。”

我是不会有一个天井了，可是这又为什么？既要我飞，又不给我有力的翅膀……

可怪的是，时常有人称赞我的腿，说它是跳华尔兹的腿，打篮球的腿。在这世界上，误解总是多于了解，是不是？

## 海水和蚕

我果然成了滚动的石头，一如相士所料，我是在传播迷信吗？

我望海水，想那句老话：“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中国人最像海水了，一波一波地离开海岸，退入一片苍茫，一波一波地冲上岸去，吮吸陌生的土地。

“道路流离”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连没有海水的地方不是也有中国人吗！

我仔细观察他们，他们的腿并不特别长。他们也漂泊，不守祖业。

出来看看，看见各民族、各国都有漂泊者，大城市大港总是人种荟杂，黑肤白肤，碧眼青眼，金发褐发，形形色色。他们或他们的祖先都随着潮势、水媒花一般的落地生根了。我一个一个看他们的腿。他们的腿也寻常。

当时代下手鞭打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先检查受难者的腿。漂泊者若有共同的命运，跟他们的腿实在没有多大关系，因素不在外形，在内心。内心是我们看不见的。有一种寄生虫咬他们的心，咬得他昏热、疯狂，自动成为一类。

他们全是这种虫子的寄主。这种寄生虫也是隐形的。

既然腿长腿短都可以做漂流的人，为什么命运偏要作弄我呢？我为什么既须远行又不良于行呢？为什么让那洗衣板似的道路特别揉搓我，那热铁皮一样的道路特别煎熬我？

也许我能从养蚕得到启示。蚕，经过蚂蚁一般的年代，毛虫一般的年代，木乃伊一般的年代，每一次都有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很痛苦。它留下一种成品——有细致的纹理，隐隐的色彩，可以演绎成很长的条理，罗织成一大片一大片材料。蚕，一定要闷死在自己的框框里，它的作品才完美，倘若咬个破洞钻出来，那茧就没有什么可取了。一条蚕只宜结一次茧。

有没有一种蚕可以结了一个茧再结第二个、第三个呢？

有，它的别名叫做“人”。

## 第一辑

# 海水天涯中国人



## 匆匆行路

---

### 1

难怪报上常常出现“赶办出国手续”，准备出国总是匆忙多于从容。我这次打定主意“笨鸭先飞”，距离行期还有一个月就开始紧张，到最后还是有那么多事情压挤在一起。验关出境的那天早上人困马乏，而旅客的队伍那么长，行李箱那么重，几乎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气力杀出重围。进了机舱，找到座位，才发觉一身是汗。坐定了，才去细赏那一个月来无暇咀嚼的、“远适异国”的惆怅和“故土难移”的依恋。飞机偏又迟迟不飞，好像故意让我汇聚一些离愁。这时候，如果你走进机舱来，拖住我的胳膊说：“别走了，下去吧！”我真会惘惘然离开座位，中了

催眠术似的跟在你的脚后。当然，你不知道我怎样想，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来。

终于，机身微微颤动，终于，在轻轻一震之后，印在机窗玻璃上的航空大厦倾斜了。转眼间，由大厦顶层振翅而起的鸽子与我比肩同高，而巍巍的圆山大饭店迅速缩小。台北市变成一张精致的、复杂的沙盘。不容多看，窗玻璃忽然变成不透光的白板，那是云，神和人之间的帷幕。我骤然觉得肚脐一紧，脐下的小腹隐隐作痛，仿佛脐带未断，越拉越长，拉得我的肚子变形下垂，拉成了一条敏感的细弦，在寒冷的大气中裸露着。

我在飞机上一直有初期肾结石的感觉，机上供应的午餐、晚点，也都好像装进了我的盲肠。飞机朝着地球的另一边飞，无论飞得多快，我和你，还有你们之间连着血管，连着神经，越拉越紧，越拉越细，但是永不崩断。

我是风筝一样飘着，几乎以为飞机走不动了。

我要和你分享那些云。

我向来爱云。平时看云是仰起脸来看，此时是低下头来看；平时所见的云是平面的，此时所见的云是立体的，令我惊骇震撼。

我怎样向你描述那些云呢？在高空，视线是无限的辽阔，“界限”“范围”全成了死字。由机腹下到无限远都是白花花坦荡荡的云层，它像海洋一样展开，比海洋更不可测量，像春耕之后被犁刀切开的土地那样有笔直的沟纹，奇怪的均匀，不可思议的长。这是云吗？不，它不是云，它是钟乳凝成的一个星球，飞机正贴近球面低飞，它是那样稳固，那样坚硬，在混沌初开时偶然折成，此后即成永恒。如果飞机降落，它必能提供隆隆之声，而且不扬起一粒灰尘。

那球面太洁白，图案太整齐，令我怀念下面的

大地。我离你已经远了，下面应该是万古千秋水天相接的太平洋，那迟钝的大地、复杂的大地可也怀念我？那些池塘春草可有一棵向我？那些园柳鸣禽可有一声唤我？这云却是完全冷漠，完全骄傲的，把喷气式客机当一只齷齪的蚂蚁。

这么说，你未必喜欢这无情的白云，宁愿爱那温软的、蒸发着淡香和微臭的大地。你无意来拥抱永久的冰雪，拒绝分担我的孤冷。

我想，一定如此。

### 3

飞机在黑海里沉浮了一整夜，天明，阳光把机身洗净、擦亮了。

向下看，地面平滑如板，画成整齐的方格，像童话书里的画境，有深深浅浅的色彩。下面有个湖，传说中夜明珠可以变湖，现在，湖水把阳光反射回来，还原成明珠。



飞机显然在逐渐降低，我可以看见无数缤纷的贝壳，并且能想象它们是万家百姓的屋顶，他们用不同的材料建造，漆上自己喜欢的颜色。我从未见过这样个性化的住宅区，空中小姐说，这就是洛杉矶。我想，这就是美式自由。

下面街道纵横，恍如迷宫。刚刚经历过天上的空旷、简单，有点儿惧怕人间的拥挤、杂乱。这就要“滴落凡尘”了吗？我满心不甘。二十四小时的不着陆飞行，使我贪恋那种没有压力、没有挑战的生活。除了吃喝拉撒，隔绝一切尘缘的生活，把头靠在鹅黄色的枕头上凌云御风的生活，可以把湖看做一粒明珠、把住宅区看成一堆贝壳。

我知道，只要飞机落进下面的方格里，只要我落进网里，这一切将成为无凭的春梦，再无痕迹。

下面的路那么多，我真不知该走哪一条。着陆时，庞大的铁鸟如燕雀般轻盈，我的心蓦然一沉。这才觉得和你关山阻隔，远在天涯。再也不能像是飞行途中，以为只要拨开云雾，我就可以看见你，你就可以看见我。